

2002年5月1日

修煉日記：

今天不經意中，翻開了一個多月前沒寫完的一篇日記，發現那一天發生的一件小事還是很意思，並且以後的事情又有了發展，於是接著把它寫完：

下午，我正在寫文章，忽聽咕咚一聲，轉頭一看，我那不到四歲的兒子正坐在地毯上，身上身下都是因打翻了一盤米飯而灑下來的米粒和米團，手裏拿著一個梨。我立刻明白了，當他踩著椅子從桌子上放水果的盤裏拿了一個梨，要從椅子上下來時，沒扶好，打翻了半盤米飯，人也摔了下來，一個屁股堆兒坐在了地上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要冷靜。兒子顯然安然無恙，只是一副覺得闖了禍的樣子。我趕緊拽著他的小手把他拉了起來。當我拿起盤子，把沒弄髒的米飯撿回盤子的時候，我發現，自己不僅沒生氣，還突然意識到這是我的錯，因為我吃完饭，沒立即把桌子收拾好。

以前，孩子打翻了甚麼東西，好像本能地認為是孩子的錯，總要數落他幾句，後來覺得這樣很不善，就注意改，一次比一次好些，總是沒改得太好，這一次，終於改掉了脾氣，並發現了自己的錯。我說：“這是我的錯。”兒子如釋重負：“哦！為甚麼？”“因為我吃完饭，沒有

立即把盤子收好！你以後也要小心點兒，”我誠懇地說。“好！”兒子點著頭，一種祥和的氣氛飄蕩在空氣中。又一次感到經過不斷修自己，漸漸改掉不好的觀念，最後能做到以發自內心的善良，寬和地對待別人，多麼好，同時也對以前感到一絲歉疚。又一次慶倖自己有緣修煉，漸漸認識到自己不好的地方，在修去它們的同時，嘗到了境界提昇後的充實。

後來又一天，兒子弄灑了半碗湯，我一秒鐘都沒遲疑：“沒事兒，沒事兒，你還好吧？”接著就拿紙把湯吸乾淨了，並關切說：“下次小心。”當時，全家人都感覺很溫馨。自那以後，兒子真的很少再打翻甚麼了，即使他不小心打翻東西，也觸動不了我的心了。

一天，先生要剪指甲，找不到指甲刀，知道是我不知又亂放到哪裏去了，發了點小脾氣，告訴我在他帶孩子

一次上時間管理課，教授在桌子上放了一個裝水的罐子。然後從桌子下面拿出一些正好可以從罐口放進罐子裏的“鵝卵石”。

當教授把石塊放完後問他的學生道：“你們說這罐子是不是滿的？”

“是。”所有的學生異口同聲地說。

“真的嗎？”教授笑著問。然後再從桌子底下拿出一袋碎石子，從罐口倒下去，搖一搖，再加一些，再問學生：“你們說，這罐子現在是不是滿的？”這回他的學生不敢回答得太快。

最後班上有位學生怯生生地細聲回答道：“也許沒滿。”

“很好！”教授說完，又從桌下拿出一袋沙子，慢慢地倒進罐子裏。

倒完後，再問班上的學生：“現在你們再告訴我，這個罐子是滿的呢？還是沒滿？”

“沒有滿，”全班同學這下學乖了，很有信心地回答說。

“好極了！”教授再一次稱讚這些“孺子可教也”的學生們。

稱讚完了後，教授從桌底下拿出一大瓶水，把水倒入看起來已經被鵝卵石、小碎石、沙子填滿了的罐子。

當這些事都做完之後，教授正色問班上的同學：“我們從上面這些事情得到甚

寬容的美

文/夢醒

我們回來，媽媽沒找到，你就說：‘沒事兒！’兒子學會了寬容！寬容是一種高尚的品質，可以溶化掉很多狹隘的情緒，可以感染別人。於是，就真的“沒事兒”了！

不禁心中感嘆，我的收穫豈止在於修了自己！同時還影響、善化了孩子，正應了師父所說的“佛光普照，禮義圓明”和“無求而自得”。

在經過了一個認識到和不斷磨礪、反復的過關後，我也終於改掉了亂放東西的積習，雖然有一個小孩子，但家裏經常保持的整潔程度已足以讓人感覺到我是個能幹的主婦了。這些都是修心的自然結果。

能夠有緣修煉的生命是幸福的。



出去玩回來之前，一定要找到。家裏的氣氛緊張起來。這時兒子對爸爸說：“如果

我們回來，媽媽沒找到，你就說：‘沒事兒！’兒子學會了寬容！寬容是一種高尚的品質，可以溶化掉很多狹隘的情緒，可以感染別人。於是，就真的“沒事兒”了！

不禁心中感嘆，我的收穫豈止在於修了自己！同時還影響、善化了孩子，正應了師父所說的“佛光普照，禮義圓明”和“無求而自得”。

在經過了一個認識到和不斷磨礪、反復的過關後，我也終於改掉了亂放東西的積習，雖然有一個小孩子，但家裏經常保持的整潔程度已足以讓人感覺到我是個能幹的主婦了。這些都是修心的自然結果。

能夠有緣修煉的生命是幸福的。

老人心

母親是95年開始修大法的，時間不長，一天母親買了50斤棉花，質地很好，是一位農村大嫂自己種的。買回家幾小時後，幾位鄰居大媽紛紛登門拜訪，聽說母親買了好棉花，也想買，但農村大嫂已經賣光了，問母親如用不了那麼多就分給她們一些。母親很爽快地答應了，說：“你們如果覺得好，就拿去用吧，我可以再買。”幾位大媽高興地把棉花分了。誰知第二天，一位大媽來找母親，說昨天買貴了，今天又來一位賣棉花的，比昨天便宜好幾角錢，話語間透出幾分遺憾。

大媽走後，母親也隨後出去了。不一會母親回來說按今天棉花的價格把錢退給了那幾位大媽。那時我還沒修煉，心裏不平：“棉花質量不同，價格不同，誰不清楚？”母親笑道：“你劉大媽、王大媽自己沒退休金，花錢向兒子要，不容易，你辛大媽自己雖然有退休金，但兒子、女兒都下崗，得養活一大家人口。她們不修煉，計較些可以理解，我是修煉人，遇事得替別人著想。”

過了幾個月，這幾位大媽看到以前黃黃瘦瘦的母親臉變得蘋果似的紅潤，再加上母親的謙和、尊讓，也都相信了母親向她們介紹的大法，開始修煉了。那時她們早上集體煉功，晚上去母親家學法。在一次交流中，劉大媽說：“昨天小孫子來，老頭子買了一個大西瓜，回家割開一看，白瓢，老頭子心疼得出了汗，說被騙了，要去找人家。我拉住他說‘別找了，拌上白糖一樣甜’。老頭子奇怪地瞅著我說‘往日遇上這事，你比我跑得還快，今兒個怎麼了？’。我說我師父都講了，遇事得為別人著想，賣瓜的也不容易。”

如今，母親已被迫害致死，幾位大媽雖依然經濟拮据，但還是省下錢做真相資料，兒女的臉有時也“拉長”了些，但一位大媽正言道：“我如果不修大法，今天你萬兒八千扔醫院裏是現成的，人活著得知足，講良心，咱不能光顧自己，我修大法得好了，得告訴別人，讓別人也得好。”

在流離失所的日子裏，我有時遇上幾位大媽，她們手裏牽著小孫子或外孫女，泰然自若地走在大街小巷，向有緣人散發著真相資料；不知疲倦地在菜攤前、人群中，娓娓而言，細述著那與每個生命都休戚相關的道理。大媽們的腰間顯得臃腫，我知道那裏至少有200份真相材料充實著。一位大媽拉著我的手說：“你媽、還有那些被奪去生命的同修沒做完的事，我們接著做。”我眼裏噙滿淚，用力地點著頭。

◇許文珍

「信」與「貞」

婉真

高中時代在某本臺灣文學小說名著中看到這樣一句話：“男有信、女有貞”，當時覺得挺美。上大學後接觸部份探討兩性關係的性別理論，心裏對“貞”字的聯想就是“貞節牌坊”，覺得這是一種男性中心的父權思想對女性身心的壓迫與箝制，相當地反感、排斥。

修煉之後反領略到了“信”與“貞”的本來面貌。我的體會是，“信”與“貞”體現的其實是人的信守承諾與堅定負責，重承諾、負責的人必定有“先他後我”的正直與善良品質，反映在性別上的面貌就是“男有信、女有貞”。信為陽、貞為陰，男女不僅在婚姻上彼此付出、信守承諾，也在其他社會關係上展現。古代男性講工作的敬業負責、買賣的誠信、朋友間的一言九鼎，以致於捍衛疆土的誓言；古代女性在面對生理強勢的男性暴力時，寧願咬舌自盡也不願受辱等等，這些都是非常高尚的生命美德呀！這樣的精神意志再向修煉的頂端上昇華，便是“忍”的境界，是不動心。正因為人無雜念，才能擁有純正的慈悲心、無私無我的覺者胸懷。

◇文茵